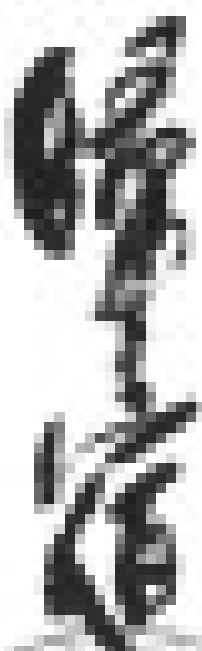


1975/76



暖 宅

I247.57/
253



著



21597771

人民文学出版社

RBB68/10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归宿/梅悟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10

ISBN 7-02-003510-8

I. 归…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8996 号

责任编辑:赵水金 责任校对:赵水金

封面设计:康健 责任印制:王景林

归 宿
Gui Su
梅 悟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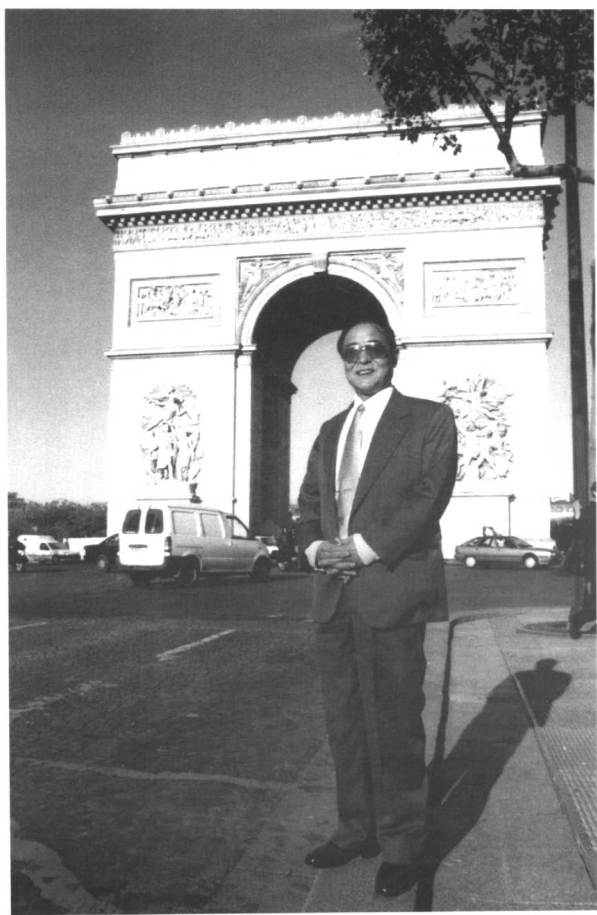
字数 19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插页 3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510-8/I·2669

定价 14.80 元



作者摄于巴黎凯旋门

目 次

第一部	绝望之生	1
第二部	痛苦之恋	85
第三部	生死之爱	162
后记		255

第一部 绝望之生

1

他又来到这个地方。

他仍然坐在这张缺了一条腿依靠树桩支撑着的长椅上。

湖对面高低交错绵延起伏的山峰，正被晨雾吞噬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尽管眼前是白茫茫一片，他还是竭力用混浊的目光向远方眺望——除了一团团飘浮的雾气外，他什么也看不到——这个世界已经很难让他看清他想看到的东西了。

他坐在那里，身子一动也不动，仿佛是一座塑像假靠在长椅上。晨雾越来越浓，他连自己的脚都看不清了。雾气浸湿了开始发白的头发，脸上像涂了一层防冻油似的粘滋滋的；紧贴在身上的衣服像无数小虫在爬似的难受。他还是一动也不动。他到这里来，就是希望在白茫茫的晨雾中静静地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一直坐到晨雾消失；直至他那塑像般的身躯完完全全暴露在这个他开始感到陌生的世界里，他才站起来向来时的路上走去。他太累了，在人生的舞台上，他为自己的理想追求拼搏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一切都变得空荡荡的了——他曾爱过的人和曾经爱过他的人；他曾经恨过的人和曾经恨过他的人，都一个离他而去。孤独和绝望像幽灵似的时时刻刻和他形影不

离。在他看来，没有人爱固然痛苦；但没有人恨也是一种折磨——一种比没有人爱更为痛苦的折磨。因为有人恨，至少可以证明你的存在……他微闭着眼睛，整个身子偎靠在长椅上。白茫茫的雾气，把他和周围的一切溶为一体，外面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外面。他就这样坐着，真希望能永远这样坐着。

可是，周围的世界并不因为他想隔绝而不存在了。他对过去的愧疚心情也不会因为什么都不去想而消失。就在此刻，一个和他生活了二十年的女人就浮现在他的眼前。上个星期，他参加她的追悼会回来，心灵一直得不到安宁。二十年前，因为他的原因，她真心相爱的那个男人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最贫困的山区劳动改造，他和她结合了，他得到的只是她的躯体，她的心早已跟着她真心爱的人走了。

现在，她和她真心爱的人都走了。走得那么匆忙，那么突然，那么让人难以认可……她和她真心爱的人这么早就离开人间，都是因为他的过错造成的，真的应该走的他却活着。他越想越恨自己，真想对着苍天大喊：“惩罚我吧，让所有的人都来恨我吧！”可是他喊不出。他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想听到他的声音了。

今天的雾气和他的心情一样，紧紧地包围着他越来越寒颤的身躯。远处的山，近处的湖，身边的小丛林，都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他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惩罚我吧！我是有罪的，让我从这个世界永远消失吧！”

他叫喊的回音在晨雾中很快就消失了，四周又恢复了早晨特有的宁静。

“谁来恨我呢？”他又想到了自己的罪。应该恨自己的人都走了，活着的人没有谁知道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他只有自己恨自己了。是的，他是应该恨自己的。那么真心爱他、他也真心

爱的姑娘已经站在面前了，他却不敢大胆去爱；自己不爱的人，又不敢大胆去不爱，伤害了不应该伤害的人。当初为什么那么胆小害怕呢？他在问自己，心里却希望别人来回答。他听到的回答却是一声很轻的哽咽声，一个像是女人在强烈控制自己悲痛发出来的声音。声音很轻，而且断断续续，他顿时紧张起来。在这样的环境里，哪怕是一点惊动，都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事，更何况又是女人的哭声哩。他侧过身细细听，断定声音离他并不远。他竭力透过浓雾向声音的方向看去。好像有一个人也像他一样坐在那里，不过飘浮的晨雾使他看到的東西忽隐忽闪。就在他站起来要走过去的时候，声音消失了，人也不见了。“可能又是幻觉。”他提醒自己说。昨天他来的时候，好像前面站着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半截和人一般高的小树。“人在烦闷的时候是容易产生幻觉的。”他安慰自己，说不定是上帝让他去报到的一个“预兆”。是的，正常的人是不会产生这种幻觉的。从山区小县城参加她的追悼会回来，他就把自己和正常人划开了。他相信，要是他突然从这个世界消失，没有人会为他惋惜和悲痛。事实上，他现在活着，除了在办公室几个小时外，他只是个活着的死人。生活中最让人感到难熬的就是孤独。孤独成了他不受欢迎的忠实朋友，他开始相信上帝所以要创造男人和女人，就是不让其中一个人孤单。他并不相信人的命运是由上帝安排的。为了弄清自己多舛的命运，他看过许多有关人生的爱情、仇恨、性欲和死亡的书，还是找不到满意的答案。不过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世界上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其命运的结果都是很悲惨的。也许人的命运真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谁也改变不了。

浓浓的晨雾在他的胡思乱想中消散了，早霞给周围的一切披上了彩装。他像是做了一场非常沉闷的梦，终于清醒过来。

他站起来，对着布满红霞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向来

的那座桥走去……

2

今天他来得特别早。晨雾还是像昨天一样浓，他穿过那条熟悉的丛林小路，很快便找到了那张缺了一条腿的长椅。像往常一样，整个身子偎靠在长椅背上，闭着眼睛，开始了昨晚没有做完的梦……

“我走了，我把你对我的‘爱’和我对你的恨全留下了。我只带走我为他深藏在心灵深处的那份爱……我是一个女人，我应该回到真心爱我的男人身边……”

“你要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留下你对我的恨……”

“我真想要的东西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有……”

“你不能就这样走呀！”他自言自语地叫喊起来。

她还是走了，她把曾经献给他的一点爱也带走了，她留给他的的是由怨恨酿造成的苦酒……

“人这一生要经历多少次悔恨才能了结呢？”

他无数次的忏悔，总也找不到满意的答案。往事就像是一道道铁门，几乎堵住了他还没有走完的路。他从山区那个小县城捧回他们合在一起的骨灰盒回来，就意识到自己的路就要走完了——他无法承受被自己伤害的人都“走”了，而自己却活着的现实。他所以寻找到这个地方，就是为了永远从这个让自己坐立不安的痛苦现实中解脱出来。今天是他来到这里的第四个早晨，居然没有碰到过一个人，这是他最感到欣慰的。

早霞在他沉浸在往事的痛苦中悄悄地从南山后面冉冉升起，刚才还朦朦胧胧的景色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他看到五十多米远的地方，坐着一个人——一个一身洁白的女

人；而这个女人正惊奇地望着他。他慌忙地站起来，她也跟着站起来，而且正要向他这边走过来。他像在原始森林里看见老虎似的慌忙向来的那片小丛林跑去，头也不敢回，一口气就跑过了“情人桥”……

3

“我这是白日做梦吧！”

他气喘喘地坐在办公桌前，脑子里还在想着早上发生的事。一个单身女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莫非她也是……

他不敢想下去，顺手打开还没有编完的报告文学集。这是他组织作家采写的公安战线上的英雄谱。在整个编辑过程中，他内心一直充满矛盾。他对人生的悲哀，对生活的绝望和这些英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理智告诉他：人就应该像公安战线上的这些英雄一样活着；生活的现实又使他感到他的人生之路已经走到头了。他总是处在痛苦的矛盾之中。此刻他想抓紧把这本集子编好，可精力就是集中不起来。这个偶然相见的女人像幽灵似的浮现在稿子上，逼着他去猜想：她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呢？

好奇心往往会给人带来勇气——第二天他比往常更早地来到这个地方。他不时地用目光斜视离他五十多米远的长椅，她没有来。

他又等了一会儿，长椅还是空空地躺在那里。他警觉地向四周看看，确信没有人，这才站起身一步一步向长椅走去。他围着长椅转了一圈，发现长椅紧靠湖边的一条腿下面有一个手掌大的本子，他像公安人员破案突然找到证据一样，连忙拾起一看，是日记本，第一页上写着：

上帝把我所有生存下去的路都堵死了，只给了我一条路……

他翻开了第二页：

我恨男人！我恨这个由男人主宰的世界！

他又翻开第三页：

我要杀死他！再到上帝那儿去报到！

他慌忙合上日记本，又警觉地望望四周，还是没有发现人，便像百米赛跑似地跑出小丛林……

突如其来的发现，打乱了他为自己精心设计的生活程序，他想不出下一步该怎么办。

她为什么那么恨男人，恨这个世界？！

她要杀一个人，这个人又是谁？！

天地之大，为什么偏偏让他发现这个日记本呢？是不是她有意让自己……

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存在？人的命运真的都是上帝安排的？

他的人生经历和他追求的事业都使他有理由不相信上帝。他确信和她的相遇纯属偶然，尽管她选择了和自己走同样的路。

“明天一早我就把日记本放在原来的地方，如果她在，就当面交给她！”他确定了结束这件事的方针，他不想也非常怕和这个女人进一步交往。

第二天他有意来得迟一点，他不想在晨雾的笼罩中和她见面。他过了“情人桥”，突然看见小丛林路边停着一辆110警车，一种不祥之兆促使他加快步子向小丛林里面跑去，正巧迎面碰上两个巡警架扶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快步跑过来。

“她怎么啦？”他有点慌张地问。

“她被歹徒刺伤了，快帮着扶到车上去。”

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跟着上了警车。

一位巡警看他那么关心，便问：“你是她的父亲？”

他有意不回答，焦急地问：“她怎么伤得这么重？”

“我们巡警车刚开过这里便听到南山后面有人喊救命，就冲进小丛林里向湖边跑过去，歹徒正把刀刺在她的大腿上……”

“歹徒抓住了吗？”

“还没有。”那位巡警见他急出满头汗，便安慰说，“你放心，我们队长亲自去追捕了。”

她流血过多一直昏迷，急救室医生让护士马上给她输血。

他卷起袖子，说：“我是 O 型血，就输我的吧。”

那位巡警也说：“他是她的父亲，就输他的吧。”

医生向他望望，他没有解释，而是急促地说：

“我每年都参加义务献血的。现在救人要紧，抓紧时间吧。”

医生对护士说：“先输 500CC。”

他实际上输了 600CC 血才从床上下来。他感到头有点晕，便在走廊的长椅上休息。

一位护士走过来对他说：

“请到住院部缴五千元住院费。”

他还是没有解释自己不是她的父亲，而是说：

“我没有带那么多钱，能不能下午来缴？”

护士用怀疑的目光望着他：“你真的没有带那么多钱？”

他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要不放心，我把工作证留下来。”

“工作证有什么用？现在下岗这么多，即使找到工作单位也拿不到钱。”这位护士说是这么说，工作证还是接过去看了，“怎

么，你在出版社工作？”

“工作证总不会是假的吧？”

护士把工作证还给他，态度也友好地说：“你下午来缴吧，早缴你女儿治疗会快一些。”

他回到办公室，取了牡丹卡，跟原来的主任老郑说了一下，就匆匆赶到医院住院部替她办好住院手续，便来到病房。

“又输了 300CC 血，”值班护士对他说，“她股动脉出血，幸亏送得及时，要不就没法救了。”

“没有危险了吧？”

“血止住就好了。她年轻，抵抗力强，很快就会恢复的。”

她还昏昏沉沉地睡着。护士让他出去休息一会。他这才感到肚子很饿了，便跑到小卖部买了两只面包和一瓶娃哈哈纯净水，坐在病房走廊的长椅上吃起来。他看到医生护士急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进各个病房，不一会又从各个病房急匆匆地从他身边走进办公室。他想起了一个多月前，在山区小县城医院手术室门口，和她一起焦急地等待他手术结果的情景。当时他深感自己是有罪的，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在默默地忏悔；现在他为一个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的人献血，付住院费，焦急地等待她的苏醒，他却把这一切当作是在拯救自己的灵魂。

“她醒过来了，她醒过来了！”值班护士高兴地跑来告诉他，“她想马上就见到你。”

他跟着护士走进病房，看到她苍白的脸上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他。

“醒过来就好了，”他在她床前坐下，“刚送进来时真吓人；现在好了，你用不着担心了。”

“你……救了我？”她有点吃力地问。

他没有回答，只是望着她，目光充满真诚、同情。

“你不应该来救我。”她把脸转向一边，泪水顺着眼角流下来。

“我也是在拯救自己。”他很轻声地说，就像是说给自己听一样，“医生护士那么紧张地在抢救你，我看到了生命的价值。”

“我的生命已毫无价值，不值得你来救。”

“和你相比，你的生命要比我有价值。”

她把脸又转了过来望着他，疑惑的目光里让人看到某种渴望的东西。

“你要是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女人，你就不会救我了。”

“你要是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男人，你就会理解我为什么要救你了。”

她还是睁着大眼望着他，目光里流露出一种很不明显但却能让人感觉到的信任神情。

他本想再重复说“我也是在拯救自己，”心里一想，她刚苏醒过来，话说多了会影响她休息，便安慰说：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安心养伤，争取早日康复。”

她又摇摇头，脸上闪过一丝苦笑，说：

“身体对我已不重要，我的路已经走完了。”

“过去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在这里看到的一切，让我感觉到生命有没有价值全在于自己。自己决心要走的路，上帝也阻拦不了。”

泪水从她睁得很大的眼眶里涌了出来，顺着面额往下淌……

半个月之后她出院了。她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请他一起

到小丛林后面的湖边长椅上坐坐。

他答应了，但坚持必须六点钟以后去。

第二天他自己五点钟就来到这里等她了。

今天的晨雾没有昨天浓，透过小丛林，他比较清楚地看见那张长椅上没有人。还好，她还没有来。

轻纱般的雾气，在蓝蓝的湖面上飘浮着，犹如仙女在水上飞舞；宽大的荷叶，紧贴着水面，仿佛是印在湖面上一样；鲜艳的花蕾，随着微风不时飘来阵阵香气，一只小青蛙从荷叶上跳过，平静的水面荡起了层层涟漪。啊，这么美的景色，过去为什么没有发现哩。

“荷花真美……”

她站在他面前，一身白裙，一枚红色的胸针，醒目地嵌印在他的眼睛里。

“是呀，荷花是美……”

他本能地让了座。她还是站在那里望着湖面说：

“这景色像油画一样，没有想到生活里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特意转过身望着他。他明显地感受到那透过晨雾直射过来的目光。

“罗丹说过，生活中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美的。”

他有点措手不及，只好说：

“那当然，我也是第一次发现这么美好的景色。”

“我就发现不了美，我看见的都是丑恶的东西，包括我自己。”

她说得很严肃，一点没有谦虚和诙谐的意思。在她面前，他总是被动应付；见她还站着，只好也站起来。这样，他和她就站

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我到这里来，就是想摆脱这些丑恶的东西。人们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对我来说，越是精彩的东西，带来的痛苦就越深。”

他们之间的距离已经很近了，她向他又靠近了一步，希望他能对她刚才的话引起注意。他什么反应也没有，身子向着湖面，眼睛直盯着靠近湖边的一朵含苞待放的花蕾。

她不着急，继续说她想说的话：“我只想永远摆脱这精彩的世界，更希望这精彩的世界永远忘记我。”

他的心“咯噔”一下：她果然有着和自己同样的心情。他怕她觉察出他的内心所想，就有意把话题拉回到欣赏自然美上来。

“你看这荷花多美，越看越好看。”见她没有表示，又说，“不管怎么说，人人都喜欢美的东西。”

“我也喜欢美的东西，而命运总是把我和丑恶紧连在一起，想分也分不开。”

“你长得很美。”他还是第一次当着女人的面赞美女人的。

她却叹了一口气：“我的悲剧就是我外表长得太美。”她把外表两个字说得特别重，“女人长得越美，越容易造成罪恶。”

尽管他对女人不感兴趣，但也不同意把女人的美同制造罪恶划等号，便婉转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美能陶冶人的情操；真正美的东西，决不会造出丑恶。”

她低下头望着自己的脚。她穿着一双和衣服同样白的凉鞋，一身装束都在向他暗示：她喜欢洁白无暇的美。

她就站在他面前，靠得那么近，他不敢正面看着她，说话也对着湖面：

“冰心说过，这世界百分之六十的美都是女人创造的。”

“创造百分之六十的美的女人并不包括我；尽管我外表长得

很美。”

她的冷冰冰的回答，把他下面想说的话堵住了。女人都喜欢自己长得美，更喜欢男人称赞自己长得美，而她却把一切丑恶和痛苦归结到自己长得美上来。他不想与她争论美的价值了，反正是偶然相遇，相互没有关系，多说一句少说一句无所谓。

他们就这么站着，不说话的时候，才感觉到很不自然。他主动做了一个请她坐下的动作。她也做了一个请他坐下的手势。出于礼貌，他还是等她先坐下，自己才坐下来。

“我从未和你这样美的女人坐在一起交谈过。”

“我们已经交谈过了。”

“那是在医院。”

“真高兴你能这样说。”她笑着说，“有人说女人是一本男人难以读懂的书，其实女人自己有时也难读懂自己的书。”

“男人也是一样，我要是能理智地控制住自己，也不会找到这个地方来了。”

“你要是真的能控制住自己，我们就见不了面啦！”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你也不会来救我，我也早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也跟着笑了。不过笑得没有她自然。

“我也一样。不抢救你的生命，我的生命也结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生命也是因为你而得到了拯救。”

“这是我有生以来得到的最高奖赏。”她堆满笑容的脸望着他说，“我更高兴的是这个最高奖赏又是你给予的。”

从一开始，她就掌握了交谈的主动权。他找不到能准确表达自己心愿的话，就只好沉默。不过内心还是很高兴的。

“你被别人伤害过吗？”她又开始主动提问了，而这次提出的问题更让他难以回答。

“我听到你在那儿虔诚地忏悔过去的罪过，我感动得忍不住